

程氏演蕃露

二

程氏演蕃露卷第四

如五器卒乃服

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瑁圭者天子與諸侯
為瑞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給使
之歸國有過者留其圭三年已上御覽案大傳此言
必有所本舜典之謂輯五瑞者即此之執圭而朝者
也輯者歛之而上乎天子也又謂班瑞于羣后者即
此之復與其圭以歸者也第其有過留之三年者不
見所出然大傳此言極有理也舜典下文東巡岱宗
而贄五玉以朝者即與在朝而輯五瑞者同理也正
義曰五瑞本受之堯歛而還之謂如舜新以付改為
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亦有理然以上下文推之
則不通矣四岳巡狩皆嘗歛玉而復授之矣至五器
之歛復即是輯班之異名矣今獨於正月在都時所
班者為舜賜則巡狩之所如所復在已受新賜之後
何用再班也耶以此知大傳所言有理蓋分還留兩
端以為賞罰也者其說有理也

飴錫

錫徐盈反飴東之一反一也楚辭曰粗糲密餌有飴音健皇

案錫飴餼餽皆一物也而小有異說文曰飴米蘖煎
也飴和饊也釋名曰錫餅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飴
小弱於錫形怡怡然也方言曰錫謂之張皇注云即



乾飴也飴謂之該飴謂之餠九飴謂之餠自關而東
通語也今人名為白糖者是也以其雜米藥為之也
飴即餠之融液而可以入之食飲中者也後漢明德
馬后謂舍飴弄孫者是也唐世所食餠粥是其類也
張衡七辨曰沙飴石蜜遠國貢儲即今沙糖也唐玄
奘西域記以西域石蜜來詢知其法用蔗汁蒸造太
宗令人製之味色皆踰其初即中國有沙糖之始耶
然南史已載糖蠟曰蠟之將糖躁擾彌甚豈其以白
糖淹之耶白糖文見上

父之稱呼

漢魏以前凡人子稱父則直曰父者為文言則曰大

人後世呼父不為父而轉其音曰爺又曰爹低邪雖

官禁稱呼亦同其音故竇懷正為國爺是其事也唐

人草檄亦曰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也案唐

韻爹羗人呼父也陟耶則其讀若遮與今俗所呼不

同不知以遮為音者自何世始也案通鑑德宗正元

六年回紇可汗謝其次相曰惟仰食於阿多固不敢

預也史釋之曰虜呼父為阿多則是正名為多不名

為爺也今人不以貴賤呼父皆為耶蓋傳襲已久矣

詔黃

石林言制敕用黃帑始高宗時非也晉恭帝時王韶
之遷黃門侍郎凡諸詔黃皆其辭也南史則東晉時

乾飴也飴謂之該飴謂之餠九飴謂之餠自關而東
通語也今人名為白糖者是也以其雜米藥為之也
飴即餠之融液而可以入之食飲中者也後漢明德
馬后謂含飴弄孫者是也唐世所食餠粥是其類也
飴石蜜遠國貢儲即今沙糖也唐玄
然南史已載糖蠟曰蠟之將糖躁擾彌甚豈其以白
糖淹之耶白糖文見上

第二行、飴与第三行、飴常有

一漢毛斧季後万歷年第二行飴

以米羊四作餠第三行餠万歷本作

域石蜜來詢知其法用蔗汁蒸造太
色皆踰其初即中國有沙糖之始耶

父之稱呼

漢魏以前凡人子稱父則直曰父著為文言則曰大

人後世呼父不為父而轉其音曰爺又曰爹低邪雖

官禁稱呼亦同其音故竇懷正為國爺是其事也唐

人草檄亦曰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也案唐

韻爹羗人呼父也陟耶則其讀若遮與今俗所呼不

同不知以遮為音者自何世始也案通鑑德宗正元

六年回紇可汗謝其次相曰惟仰食於阿多固不敢

預也史釋之曰虜呼父為阿多則是正名為多不名

為爺也今人不以貴賤呼父皆為耶蓋傳襲已久矣

詔黃

石林言制敕用黃帑始高宗時非也晉恭帝時王韶
之遷黃門侍郎凡諸詔黃皆其辭也南史則東晉時

已用黃帑寫詔矣又南史傳十五卷曰宋明帝時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板檄不供由是有黃帑札則宋世即軍補官賞功又已用黃帑矣沈約永平八年奏彈南郡丞王源曰源官品應黃帑輒奉白簡以聞則是奏彈之文嘗用黃帑矣文選又徐羨之召蔡郭為吏部尚書謂黃門已下悉以相委郭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書帑尾其曰帑尾者黃案之尾也此時選案黃帑錄事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然也則是宋世已用黃帑為案也至齊世立左右丞書案之制曰白案則右丞書名在上左丞次書黃案則左丞上書右丞下書雖世遠莫知其何者之為白案何者之為黃案所可知者其帑已分黃白兩色決矣南齊東昏侯遊戲無度臺閣案奏或不知所在闡人以帑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三省黃案然則文書之用黃帑其來已久高宗朝凡騰寫詔制以下州縣始皆用黃帑耳築言詔用黃帑始於高宗不審也

儀鸞

顯慶四年高宗因羣臣賀桃株生李上曰隋煬帝世亦有野雀集于殿上當上校尉唱云此是鸞鳥有衛報云田野之中大有此物乃答衛士奏以為瑞仍名此殿為儀鸞殿至今嗤笑案高宗所指校尉者乃

已用黃帑寫詔矣又南史傳十五卷曰宋明帝時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板檄不供由是有黃帑札則宋世即軍補官賞功又已

廓作郭宋諱

毛於

沈約永平八年奏彈南郡丞王源曰源官輒奉白簡以聞則是奏彈之文嘗用黃帑徐羨之召蔡郭為吏部尚書謂黃門已下悉以相委郭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書帑尾其曰帑尾者黃案之尾也此時選案黃帑錄事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然也則是宋世已用黃帑為案也至齊世立左右丞書案之制曰白案則右丞書名在上左丞次書黃案則左丞上書右丞下書雖世遠莫

以者三書也

知其何者之為白案何者之為黃案所可知者其帑已分黃白兩色決矣南齊東昏侯遊戲無度臺閣案奏或不知所在闈人以帑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三省黃案然則文書之用黃帑其來已久高宗朝凡騰寫詔制以下州縣始皆用黃帑耳梁言詔用黃帑始於高宗不審也

儀鸞

顯慶四年高宗因羣臣賀桃株生李上曰隋煬帝世市有野雀集于殿上當上校尉唱云此是鸞鳥有衛一報云田野之中大有此物乃答衛士奏以為瑞仍名此殿為儀鸞殿至今嗤笑案高宗所指校尉者乃

德儒也一本云馬德儒高祖起義執德儒數之曰汝指野
馬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遂斬之夫高祖斬德儒以
為妄高宗以指鸞為詐而儀鸞殿所置之儀鸞司者
迄今不改樂其名美不究其由也大業雜記所指為
鸞者孔雀也

七牢百牢

僖十五年卷五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注云牛羊豕
各一為一牢吳責晉饋百牢亦累此數而言之也牛
羊豕具為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則為少牢今人獨
以太牢名牛失之矣

太廟先於階下西向拜

禮記卷四

允行禮太廟執事行事官皆未登階先於階下望西
再拜雖人主親祠亦與羣臣同拜相傳此禮名為參
神案徐錯歲時廣記記東漢人主上陵禮曰乘輿自
東箱下太常導出西向拜山陵旋升阼階引謝承書
曰蔡邕為司徒掾從公到陵問上陵之禮或曰昔京
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聞也光武即是始葬乃病
是禮即邕此記而參求之是謂西漢諸陵皆在長安光
武始葬東都故明帝之上光武陵也必先望西致敬
乃敢次及光武此說差有理耳然唐會要載太宗拜
陵亦先向西兩拜案太宗時唐家方有五陵獻懿皆
葬趙州趙州自在長安東北固不應向西而拜矣景

帝神堯葬于三原三原漢池陽地又在長安正北亦不應西拜也獨元帝陵在咸陽咸陽亦在長安西北固不為正西矣且使尊此而先之凡此五陵其四在北其一在西何由獨尊其一耶然則太宗西拜其不獨向元陵亦已明矣予案漢郊祀志東方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故凡事鬼必以西為尊也太祖之廟獨為東向蓋據西以臨東即其事也向西之拜其殆即謂神墓在西也不專為一代之陵而設也

結服

禹貢五百里甸服甸服之賦專納結服杜佑曰甸者為天子治田也自百里至五百里以遠近差為五等而輕重之則五服之凡也然其制有可疑者焉三百里之比四百里五百里則近矣而納結者純為藁結以價計之則比納粟納米反為輕少此其為制何宿也杜佑曰服者服藁役其說是也凡因結而服其役則納結雖輕而服役則重用相補除而輕重適得適平也結之為用多矣祭之席地人之藉寢皆以結為質齋牛駕馬皆以結為食凡其編列供收就加飼秣皆供役者當之故甸內五百里地田王田者其賦入之物不粟不米不總不銍專以供結為賦為其賈雖賤而所供之役則費反重也佑嘗參攷周制見其廛郊甸縣所賦高下相絕或有十而取二者或有二十而

取五者其差或過數等殊乖十一之則遂摠為之說
曰周稅輕近重遠近者多役也以輕賦而補多役使之
適平則秭輕役重正以求及乎中也此古人深意也

更點

一夜分五更者以五夜更易為名也顏之推曰五夜
謂以甲乙丙丁戊記其次第也點者則以下漏滴水
為名每一更又分為五點也張衡賦曰衛以嚴更之
直凡史家記事謂乙夜丙夜之類次而言之自甲至
戊五易其序則為五更已顏之推家訓所載次第是
矣五夜相次擊鼓為節南史謂統如打五鼓是也五
夜又分二十五點每點又擊點以記唐六典具載其

以故文人作文苟及更點皆以鍾鼓為言也南史景
陽樓有鍾專記曉漏不為記點之用也特不知一更
又分五點起自何世耳水經洛陽有金墉城城東有
豐置一鍾以和鼓漏又南齊宮城有却敵樓樓上施
鼓持夜以應更唱高帝以鼓多警眠遂改用鐵磬疑
記點以鍾意制當始乎此通典二
十五

秉心塞淵馬三千

衛文公秉心塞淵騅牡三千心何預焉而著以為效
也是與思無邪思馬斯徂正同一理也凡為人上而
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由至畜牧至末事亦遂賴此
心以之孳息故馬亦蕃庶也是蓋莊周履豨之論也

豕也豕之一身難肥者莫過於躄也踐踏豕足而見其豐肥則知其通身無有不肥也矣此由末觀本之論也若直曰此心可以感動乎馬則是虛談無實也晉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厩馬充多征吳得以濟事潘尼爲太僕箴叙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即其說有本矣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孔子嘗爲乘田而牛羊茁壯長皆一理也堯典談曆而鳥獸之孽革秣毼毼應時無爽伊尹明言烈祖之德而曰鳥獸魚鼈咸若是皆舉末明本以見無細不及也

寢廟游衣冠

古不墓祭祭必於廟廟皆有寢故也凡廟列諸寢前寢則位乎廟後以象人君之前朝後寢也凡寢之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者即在廟之寢也高廟衣冠月一出游者游其廟寢之衣冠也秦人始於墓側立寢漢世因之諸陵皆有園寢又有宮人隨鼓漏理枕具與水陳嚴具則又推廟寢之制以及陵寢者也陵寢亦如廟寢其衣冠月一游之諸侯王表曰太常孔臧坐衣冠槁壤失侯是其事也然則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日望陵上食其來有自矣通鑑四陸十九機作文以譏切之但知搜剔其過不復審諦其自也

旌節

周禮司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氏曰旌節今使者所擁節也予以古事攷之知旌之與節不爲一物也符節者以合符爲信也璽節者以印封爲信也則旌節也者以旌旗爲信又非瑞節之謂也旌者旗類如曰子子干旌在浚之城齊景招虞人以旌不至是也爲其有柄可揭有旂可垂故能建之於城則其貌子子然植之於野則來者指以爲望也此足以見旌爲旗屬其類可稽也若夫節者漢之銅虎竹使符唐之銅獸龜魚皆一類而異名也攷其意制中分一物而兩之授者受者各執其半以待參驗則符瑞圭璋亦其物也覈其意制全與旌旄不類

李家四

也蓋節之爲義信也著之於事若曰以此爲約也禮有異數故立爲差等使隨多少以自搏節不至過越也典命曰上公以九爲節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之七子男之五皆一理也掌節之守邦節而辨其用也則守邦國者用玉爲節守都鄙者用角爲節玉與角不同而皆名爲節者亦其一器而中分者也中分爲二一留王所一付守臣故符節瑞圭璋皆爲守土之信矣是皆以兩判可合爲義無柄無旂非旌旄之比也唐世刺史交郡皆合魚書是其則也其初立爲節名則取節約之義而已及其傳諸器物則遂名之爲節猶合符之符初時以兩相關

周禮司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氏曰旌節今使者所擁節也予以古事攷之知旌之與節不爲一物也符節者以合符爲信也璽節者以印封爲信也則旌節也者以旌旗爲信又非瑞節之

與水 石歷本作盥

如曰子子干旌在浚之城齊景招虞也爲其有柄可揭有旂可垂故能建子子然植之於野則來者指以爲望

也此足以見旌爲旗屬其類可稽也若夫節者漢之銅虎竹使符唐之銅獸龜魚皆一類而異名也攷其意制中分一物而兩之授者受者各執其半以待參驗則符瑞圭璋亦其物也覈其意制全與旌旄不類

也蓋節之爲義信也著之於事若曰以此爲約也禮有異數故立爲差等使隨多少以自搏節不至過越也典命曰上公以九爲節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之七子男之五皆一理也掌節之守邦節而辨其用也則守邦國者用玉爲節守都鄙者用角爲節玉與角不同而皆名爲節者亦其一器而中分者也中分爲二一留王所一付守臣故符節瑞圭璋皆爲守土之信矣是皆以兩判可合爲義無柄無旂非旌旄之比也唐世刺史交郡皆合魚書是其則也其初立爲節名則取節約之義而已及其傳諸器物則遂名之爲節猶合符之符初時以兩相關

合爲義既有其器遂名爲符也後世但見周官旌之與節同出而聯文遂亦以旌爲節誤矣且夫三節之出皆輔以英蕩英蕩者斷大竹兩節以爲函也節若果爲旗類而乃將之以函則揭示舒垂之用皆何在也以意揣度亦自可以知其不然也若夫漢世之節則可仗可執其制全非符節之比矣蘇武仗節牧羊節旄盡落漢節本垂赤旄因戾太子之變而加黃旄則此時之謂節者正是旗類不復古制矣此即鄭氏所見而引以證經謂爲使人所擁者也宣和鹵簿圖曰節者黑漆竿上施圓盤用綴紅絲拂盤六層碧油籠之執人騎從也又曰漢官儀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旤三重崔豹古今注云秦制也今王公得通用之則夫以旗爲節秦世已然而漢特因之焉耳國朝允命節度使者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則是節變爲旗異於古矣若夫漢世節柄必用竹不用木者正是附並英蕩之義以求近古也蕩者竹之大者也禹貢篠蕩之蕩是也竹身大而節間長其兩合之中可以藏節故周人因竹而名之爲節也漢人疑其爲竹而遂用竹爲柄非也英者精英之義也謂爲畫函未必不是加畫於竹以嚴其制也

江南梅子黃熟時雨常淹久故曰為梅雨北方則無此矣襄九年夏四月晉伐偃陽宿師於士匄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杜預曰向夏恐有久雨也此之謂夏即指周之四月而夏之二月也案時序而言則此之夏雨自謂春雨不為梅雨也書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時既指夏雨又繫之於暑故說者亦或指為梅雨案周人都雍雍無梅雨也以周曆數之斗柄之建卯建辰建巳在周則皆為夏也四月暑氣已盛故書亦通言夏暑曹操侵吳孫權謂曰春水方生足下當歸此之云春即以建寅及辰為月蓋漢歷用夏則其雨亦春雨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又曰秋陽以

春書四

十

暴之周歷之秋則月建為午未申三月也炎燠正熾故七八月之間旱最為害而秋陽亦特熾赫也

佛骨

前史有得古骸者其脛與齒比常人特大世遂命為佛骨也曰若非佛骨安得有指如許之大也此固難以口舌辨矣然自佛入中國以來惟傳亦不肯苟隨嘗見佛牙獨曰此金剛石耳非佛牙也金剛石至堅惟於羊角可以擊之試以角扣而牙遂碎裂則時人謂為佛牙者豈真佛牙也哉至其長大倍常則實可駭已而不當可駭為真異也戊申七月十六日因讀左氏文公十一年歷叙鄭瞞種族首尾甚詳杜預曰

防風之後漆姓也防風也者即禹之所戮謂身廣九
尺其長三丈骨節專車者是也春秋之謂郟瞞者即
防風種族也僑如爲魯所獲緣斯爲宋所獲榮如爲
齊所獲簡如爲衛所獲鄭瞞之族自此遂絕後世中
國不復有如此長人也此四人者惟緣斯於行爲祖而
它皆兄弟也魯得僑如埋其首於魯郭門齊得簡如
亦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杜預曰骨節非常恐後世
怪之故詳記其處也當鄭瞞之族尚存長身之種世
傳而世有之自防風以至僑如骨節皆大不曾減殺
也夫其世世傳種如此偉大而不聞嘗有靈恠可以
異乎常人則夫俗傳大脰之號爲佛骨者安知夷狄

中不有一種人物自爾越異而好佛者遂加夸飾名
之以佛也左氏詳記埋骨之異以示後世正防此類
而王莽時有長人巨無霸其長盈丈其大十圍漢末
臨洮亦見長人長亦踰丈史漢所記甚明則雖後世
亦時有人物如許長大安得見其長大而遂尊信以
爲眞佛也然因左氏語而詳求之乃知鄭瞞之族亦
大有異榮如者榮如之弟也榮如以魯威十六年死
焚如至宣十五年猶在計其年當以一百三歲矣而
其當生之年尚未在數也未論形骨大第其年壽如
此後世亦自罕比也以此言之則古人之異今人者不
止一事堯舜文武之年皆後世所無而彭祖之壽云

登八百季札在吳幾與春秋相爲終始此皆後世之所無也顏之推曰海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信哉

頌琴

左氏襄二年穆姜擇美擯自爲頌琴杜預曰琴名也猶言雅琴案周禮有頌笙頌磬予常疑之若謂此之二器以寫頌爲名則大小雅亦嘗在數矣而其器獨不記於周禮也因閱杜語乃悟頌云者乃其笙磬之名也唐李勉所寶之琴有二一名響泉一名韻磬其義亦取此乎

折俎

春官四

享有體薦體者牲之全體也薦進也謂舉全體以進也宴有折俎俎者所以盛肉也折者解牲體而析之但供其肉不供全體矣周亞夫傳獨寘大胾而無切肉又不設箸本是以此爲戲不令得食耳若究其實即似古之體薦矣今列郡會客有不供食饌而準價以餉者書辭例云折俎誤也折俎之折音舌言破碎也今之折價而餉者其讀如浙言價與饌相當也

黃麻白麻

唐世王言之別有七其一爲冊書次爲制書又次爲勞慰又次爲發日敕冊書惟除拜王公將相則用白麻帛書封付閣門閣門集朝士坿封宣讀宣已付有

司書諸竹簡是爲冊已所謂擇日備禮冊命者即以
此麻入之竹冊而消吉臨軒以授其人者也自制書
已下至發日敕則用黃麻帛書之老杜所謂黃麻似
六經者也若降敕旨諭事及敕牒則用黃藤帛其禮
又降於黃麻矣 六典

魚袋

今之魚袋本唐制也六典符寶郎隨身魚符之制曰
所以明貴賤應宣召左二右一其飾有王金銀三等
其符題云某位姓名案此之謂符者勅用一本對中
書其人官位姓名書已乃析而二之右付其人所謂
右一者是也左則藏之於內或有宣召即內出左契

未嘗口

上

以與右合參驗而同乃始得入其在古制則官得通
籍禁中者至入宮門案牒省驗其人年貌官位皆同
乃入者也武后時改魚爲龜故崔神慶曰今五品以
上佩龜者爲別敕宣召恐有詐妄故內出龜合之然
後應命 通鑑 二即此制也隨身魚符其用蓋如此也
今世之制但襲唐舊案官品而授之使得佩帶爲飾
焉耳而合符之制不復舉用也於是案今制以求古
則魚袋之上設爲魚形者唐謂以王金銀爲飾者也
魚飾之下有黑韋渾裹方木附身以垂者唐制謂書
其官姓名於木而中分爲二者也服章有紫朱黑三
異而魚飾之下盛符之囊皆用黑韋者明其爲用

而不為飾也唐制左符乃遂有二或其人在外則出半符為信召之使來也或此符已往而其人聞命先至則尚有一符可以為驗也此其所以右一而左二也宣召太子則用玉契事起武后時亦崔神慶所建也此之刵建玉契制亦本於隨身魚袋也

通鑑二百十

蝗

江南無蝗其有蝗者皆自北地飛來也吾鄉徽州稻初成囊常苦蟲害其形如蠶而其色縹青既食苗葉又能吐絲牽漫稻頂如蠶在簇然稻之花穗皆不得伸最為農害俗呼橫虫

橫音戶孟反

記得紹興庚申汪

卷四

章典鄉都有投牒訴此蟲為害者牒書蟲名為橫亦章謂曰日有旨令恤蟲灾第言徽州蝻虫為害不呼為橫也案唐韻蝗一音橫去聲則俗呼為橫不為無本也

程氏演蕃露卷第四

程氏演蕃露卷第五

辱井

陳後主入景陽井隋軍出之因號其井爲辱井曾子固記其所見曰井口石欄有鐫字曰辱井在斯可不戒哉乾道壬辰予將漕江東以季月同諸司入眎行宮有無脩換至學士院前典鑰大璫指其中一石欄曰此古辱井欄也即而視之其欄口之上果嘗鐫刻辱井嘗戒等語側邊則唐人記其遊觀月日鐫題填滿至無見石而其石理光瑩可鑑仍有淡紅漫布其上略如朝霞建康圖經謂此之紅者乃張孔二宮人脂澤所染也予細視而揆之以理則皆誤傳蓋史記後主與二嬖同縋而上則三人矣今其欄口略可容一小兒則後主一身尚不可入安有三人同縋之理也建康城中鋪街之石率皆青質紅章此自其地石性天然而然安得遂云胭脂所染也予久欲辨識爲無的據不敢輕發淳熙壬寅正月十四日偶閱歐公歸田錄曰隋煬帝作景陽井銘銘文尚隱隱可讀有云前車已傾後乘將沒則歐公所見之銘此井鐫文全然不同矣予亦嘗墨得唐世鐫刻井文一本今尋不見然猶記其詳元無歐公所見傾沒等語也然則今之留寘建康行宮者非古物明白矣特不知唐人皆指此欄爲真而歐公又何從而得傾沒等語也

印文扁榜添之字

世傳相國寺門舊扁題云相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爲贅遂除去之字別添大字其文曰大相國寺此之添一大字於體旣該於文無贅最爲可傳然扁題字數竒而不耦者古今往往皆增之字則是必有古而不知所起的在何時也漢武太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數用五張晏釋之曰漢據土德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則曰丞相之印章則是於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足乎土五之數也下及諸卿及守相印文凡不及五者亦皆益一之字以足之後世但見太初蓋嘗增字遂從而放之凡印文以及門堂扁榜不問何事何世槩增一之以求合於古則失本矣

音靈王

諱

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周人常時固嘗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它時嘗避者亦正讀無避蓋不敢伸其尊於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名也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 本朝著令則分名諱爲二正對時君之名則命爲御名若先朝帝名即改名爲諱是爲廟諱也若漢時則未如此分故孝宣改舊名病已而更其名以爲詢其詔曰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今百姓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

名詢其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則是名諱未分也唐太宗朝不諱世字李世勣皆并世名之自見本項

丁錢

今之丁錢即漢世筭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賦也漢四年初爲筭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衆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輸錢止於四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九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即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爲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即古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爲三年而才受一年之役也唐制取民者爲租庸調三色其曰庸者一歲而用人力止於二十日役不及二十日則輸絹三尺是名爲庸若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其調調謂輸絹銀之屬也此三代漢唐賦役增損之凡也庸字雖單出不添立人爲與廟諱義同只可租役調也

有如皎日

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言我志明白如日皎然也

至左氏晉文公與咎犯誓亦用此之意度耳曰所不與
勇氏同心者有如河此其立語亦放乎詩矣而意度全
異也故史記發明其意而改爲之言曰若反國所不與
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此之要
質河伯使司其約者語意却甚明白也卻克使齊齊
人侮之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出史記晉
世則亦史遷所記之語也至祖述擊楫爲誓則曰所
不能清中原者有如大江則其義何屬也

麒麟

春秋獲麟麟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此之麒麟自是瑞
獸非馬也唐以麒麟名馬廐驥者馬之有德者也驥
則馬之毛色也名廐之意蓋兼取祥麟德驥以重其
事也字旣改而從馬則失其本意矣不獨唐廐之誤
如此世凡援麒麟以比者皆書爲麒麟人亦不察也

卿

後世人主之對臣下不間三公九卿之與庶列槩呼
爲卿惟大朝會上公預事則典儀者臨殿陛宣答曰
某慶與公等共之獨此稱公它則否前輩亦嘗辨之
矣以予所見此語當出戰國戰國之世其陪臣之貴
者至卿而極故其國君目其人之爲卿也是致極不
可加之體也及其呼喚已熟故秦漢以下人主亦遂
循而目之是以無問官之高下槩命爲卿也趙廣漢

傳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此時廣漢爲
尹京兆身爲九卿不開國不立臣僕其屬官安得有
卿耶特取時人相尊之語以爲之禮耳廣漢又嘗對
劾蘇回之賊而言曰京兆趙君謝兩卿又語亭長曰
京兆不忘卿厚意王尊爲太守出教告屬縣曰願諸
君卿勉力正身意皆類也後世呼之爲卿如春秋時
呼人爲君爲公也

生祠

于定國爲東海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爲立生祠生而
立祠此似無謂也人已死乃湏立廟而血食今也生
而立廟誰當享之然而于公聽之不辭者習見時事
以爲當然也秦始皇自立極廟漢諸帝皆生自立廟
故賈誼對文帝而曰願成之廟號爲太宗則生祠殆
例此也

東鄉

古今賓主之位賓皆在西主皆在東非尊東而下西
也東卑於西故自處於卑以西方尊客也曲禮說曰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則
是客與主人敵禮者即居西對東以與主人匹所謂
分庭抗禮者也惟其客之分卑降乎主人一等則不
敢正當敵禮而隨主人之後以趨東階也然則居東
之爲自卑其理明矣今人通謂主人爲東道尚亦

害至指東為尊則失之矣左氏之言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供行李之往來此蓋鄭在秦東其人主秦地而言故曰東道主非謂一堂之上位在楹東乃云東道也廟法太祖西坐而正東向以為諸廟之冠正此理也韓信之得廣武君也東鄉坐西向而師事之是使左車之位在西而面則鄉東信位在東而面則向西也此其所以名為師事也此又可見其處東之為卑也田蚡為相坐其兄蓋侯西鄉而自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私撓也王邑樓護嘗為王邑父客邑特尊之坐者數百獨處護於西使之東向正坐也近世相承分二相為左右而階銜之分左右也有出身人冠左無出身人冠右則又因坐位致誤也古人得罪下遷者皆曰左遷漢法仕諸侯者名為左官則古不尚左其來久矣

男生小運起寅女生小運起申

通典五十九卷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曰許叔重云包字象懷妊已在其中子未成形之象也元氣起於子人之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

立於巳為夫婦而懷妊於巳巳為子也子為陽氣也

於子稟生焉故男自子而左數之歷三十位而至巳是為男娶之年故曰男三十而娶也女自子而右數之歷位二十而亦至巳是為女嫁之年所謂女二十而嫁人十月而生男起巳右

行至寅女起巳左行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從男

已上向右邊數去至寅則十箇月矣女從已上向左邊數去歷十箇月即申也案此所言男生年起寅者即今三命家謂男一歲小運起寅者也女生年起申即女生一歲小運起申者是也其說若出附會而今世命術通用其說禍福皆驗不知許氏於何得之殆漢世已有推命之法而許氏得之也耶或是許氏自推男女生理而日者取以爲用也然史傳所載如唐舉許負司馬季主其能先事命中者皆卜相耳而未聞有推命之術也至隋世楊操注八一難經詳述此說而曰人生男女陰陽出於自然也則明爲推命也

齒路馬有誅

曲禮曰以足蹙路馬有誅誅責也如孔子曰於予與何誅者是也其在國法則雖小小責罰皆可名之爲誅也漢令不下殿門罰金四兩之類是亦名爲誅責也於是見路馬之芻而蹙之以足則爲不敬不敬者有罰是之爲誅矣至於他馬與路馬同道亡馬不自斂退乃遂與之齊行是之爲齒齒之爲義若三年不齒之齒齒亦有罰也凡此之罰皆得名之爲誅如五刑皆得爲刑也舊說謂齒者驗馬齒而命其年則遂加之以誅此謬也

廁

漢書衛青大將軍侍中武帝據廁見之注溷廁也

已上向右邊數去至寅則十箇月矣女案此所言男從已上向左邊數去歷十箇月即申也

青時上毛校據鈔本加然字

慎夫人宮本作真毛云宗諱

即今三命家謂男一歲小運起寅者也即女生一歲小運起申者是也其說若世命術通用其說禍福皆驗不知許氏

於何得之殆漢世已有推命之法而許氏得之也耶

王邑樓護 万曆本邑 下增傳字

自推男女生理而日者取以為用也然史舉許負司馬季主其能先事命中者皆聞有推命之術也至隋世楊操注八十

一難經詳述此說而曰人生男女陰陽出於自然也則明為推命也

齒路馬有誅

曲禮曰以足蹙路馬有誅誅責也如孔子曰於予與何誅者是也其在國法則雖小小責罰皆可名之為誅也漢令不下殿門罰金四兩之類是亦名為誅責也於是見路馬之芻而蹙之以足則為不敬不敬者有罰是之為誅矣至於他馬與路馬同道亡馬不自斂退乃遂與之齊行是之為齒齒之為義若三年不齒之齒齒亦有罰也凡此之罰皆得名之為誅如五刑皆得為刑也舊說謂齒者驗馬齒而命其年則遂加之以誅此謬也

廁

漢書衛青大將軍侍中武帝據廁見之注溷廁也

此說非也武帝固以奴隸待青矣青時已為大將軍亦不應如此之深也凡言厠者皆為其在兩物之間漢文居霸北臨厠使真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厠水經曰今斯原夾二水矣原者白鹿原也霸水自此原上來近長安而合乎滻也或謂長水會霸要故此原在霸滻兩間而文帝臨之是為臨厠也義兩通即此理推之則凡厠云者皆以兩間為義雖涵園之名為厠亦一理也詩謂夾其皇澗者是也夫水在兩土之間既可名澗則凡厠之義皆以兩間名之復何疑哉古書所著如曰豫遜變姓名為刑人而入襄子之厠襄子如厠心動又如管寧首過而曰固嘗如厠不冠矣諸如此類則真涵園矣而涵園之義蓋亦同用兩間為義也又如邳都傳賈姬如厠有野鼠如厠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厠者正為其在兩土狹中非涵園矣人主之見臣下不必皆在廣庭坐雖便殿燕間御坐之前必有隙地使見者得以拜伏從容進退乃為得禮今武帝之見青也臨斬絕之岸而使青蒲伏於絕岸之下仰視威顏如在天上可謂非禮矣故史因武帝之禮黷而對青以言臨厠也

鐵甲皮甲水犀鮫魚

三代秦漢以前軍旅多用皮甲其曰犀兕者是也然史傳所載已有鍛金為甲者矣顧其用者尚少

耳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出黃金蚩尤受之以爲劍
鎧鎧即甲也注云言其始也言以金爲甲自蚩尤始
也然則前乎三代已有金甲矣若其軍旅之所通用
不勝其多則直鍛皮爲之耳許氏說文鎧甲也針臂
鎧也鍍鍛頭鎧也三者字皆從金則可以知其必以
金鑄矣周禮函人所典犀甲兕甲合甲凡三甲也此
三甲者率皆以皮爲札札成堅之以火故函人曰凡
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是也此之謂皮即牛犀兕
也兕則色青如牛者也三者惟牛可畜則可隨須隨
有矣若犀與兕皆非可畜之獸其皮亦不可常得也

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柙以畜之尚或擘裂而出則是
不可豢畜也矣故國語載叔向之言曰唐叔射兕于
徒林殪以爲大甲葛洪亦曰屠犀爲甲賈逵曰以兕
革爲大甲也夫其平日不可使出圈柙而臨用又須
屠射則其材何可常有若夫牛者既可豢畜則臨用
不患難辨矣華元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言吾牛皆
有皮皮皆可用自牛以外犀兕亦不乏也此雖例爲
夸言然亦可以見犀兕之少於牛矣勾踐又有水牛
之甲即以水牛皮爲之矣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
爲甲堅如金石鮫魚者皮上傳砂其錯可錯用以爲
甲亦與犀兕同堅於是遂名水犀者即是本鮫魚之

為水產而取之以名也晉書載馬隆之討涼州也夾道累磁石賊首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即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為神則是隆軍有鐵甲可環而不環也王隱晉書亦載其事乃曰隆兵悉著牛皮鎧得過則是實用牛皮為之而名以為犀馬耳

市馬

市馬於吐蕃古記無載然已有其事鹽鐵論曰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驢騾駱駝可使銜尾入塞則漢世已嘗出縑帛買馬塞外矣顧其時虜未知中國縑帛真價故得出一縑一布而得累金之物至唐世則病其酬帛之多矣

往省括于度則釋

機者弩牙也牙之所以遏弦也括者矢之尾末收而為二可以銜弦也度者立為分寸使可以準望以求正鵠之所在故必待其尺寸之實故力始可發也虞者度也入聲往者矢尚在弦未離弩臂之上也為其目力已注乎機即為往也欽厥止者弩人虞度機牙之時也所止已定則率祖而行以釋矢乎弦者也釋者發機激矢之時也揚子曰奠而後發發必中矣後漢愍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李賢注曰寵射秘法曰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乃勝之方然要在機牙案此即三微三小者其措矢之分寸也

目之所注有分寸可準則矢之所發必無毫釐或差
弓弩蓋一律也夫惟有分寸可準則虞度所施正在
擬發未發之間矣三微三小分寸在弦而十發十中
往必中鵠以機牙之分寸必與正鵠分寸相對也目
注乎此而擬度及彼是爲往省也

什一稅

夏商周賦助徹實皆十取其一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
則十二矣秦始皇多事征戍繁重橫加役取故董仲
舒曰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
倍於古至班固食貨志摠言其尤則又曰收秦半之
賦秦半者三分取二也三分取二則又加於一半矣而

秦書

上

亦未至三十其倍不知二者孰爲的數也高祖既定
天下約法三章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則比十一之
法旣已加輕矣文帝因晁錯入粟之策行之數年邊
積饒衍遂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其曰賜半者
此一年內當輸一斗者止輸五升是爲官賜其年半
額也明年又遂除民田之租稅此之謂除則并與當
輸一斗之類全免不收矣然此之除減皆是立高帝
十五稅一以爲之則而爲除減之數焉耳後至孝景
二年令民半出田租則是於高帝所立之額正減其半如
高帝時應輸一斗者歲歲常減五升而所取益以
輕少矣史家計定其數則曰三十而稅一也三十而

稅一是從古者十一之法而三分免二若引而上之
以比古法則當輸三斗者止取一斗也民間種田三
十畝止收一畝而入之官也漢家賦稅之類至此乃
始定爲三十取一也中更王莽額固加重然東漢奉
行宣帝之法不敢增改也爲其減改太多故遇國家
有事遂不免停減吏俸以資邊費所是仲長統約其
中而論之曰二十稅一名之曰貉况三十稅一乎夫薄
吏俸以豐軍用事緣於秦漢承其業遂不改更也据
仲氏此論是云取之太輕故所入不供所出而至於
鑄吏俸以補用非中制也孟子之論十一曰重於十一
者大桀小桀也輕於十一者大貉小貉也反覆究論
則十一爲天下中正不刊之論也

洛陽橋

泉州北二十里有溪溪通海每潮來人輒病涉蔡端
明君謨守泉時代石跨溪而橋知潮力豪大徒柱不
能勝遂出新意索石以爲壯趾其制中間闢兩頭銳
銳故不與潮鬪闊故能勝鋪架也橋成蔡公自書橋
旁石曰万安渡橋而又別爲一記以載首末今猶歸
然也然蔡公自命爲万安而土人以及它方皆以洛陽
冠名於是搞實在閩而名以洛陽見者多不解或曰
洛客有經此搞者樂其山水寬敞有似洛陽故以名
此恐不然也閩固多山然投南而至興化以及泉南

稅一是從古者十一之法而三分免二若引而上之
以比古法則當輸三斗者止取一斗也民間種田三
十畝止收一畝而入之官也漢家賦稅之類至此乃

所是仲長統 毛校改是為
以下注云亦作是

三十取一也中更王莽額固加重然東漢奉
之法不敢增改也為其減改太多故遇國家
不免停減吏俸以資邊費所是仲長統約其
中而謂之曰二十稅一名之曰貉况三十稅一乎夫薄
吏俸以豐軍用事緣於秦漢承其業遂不改更也据
仲氏此論是云取之太輕故所入不供所出而至於
鑄吏俸以補用非中制也孟子之論十一曰重於十一
者大桀小桀也輕於十一者大貉小貉也反覆究論
則十一為天下中正不刊之論也

洛陽橋

泉州北二十里有溪溪通海每潮來人輒病涉蔡端
明君謨守泉時伐石跨溪而橋知潮力豪大徒柱不
能勝遂出新意索石以為壯趾其制中間闌兩頭銳
銳故不與潮鬪闌故能勝鋪架也橋成蔡公自書橋
旁石曰万安渡橋而又別為一記以載首末今猶歸
然也然蔡公自命為万安而土人以及它方皆以洛陽
冠名於是橋實在閩而名以洛陽見者多不解或曰
洛客有經此橋者樂其山水寬敞有似洛陽故以名
此恐不然也閩固多山然投南而至興化以及泉南

則平夷之地甚多此地雖闊不能廣於它處何以獨
擅洛陽之名耶予案元和郡縣志洛陽天津橋本維
舟爲梁後以洛漲壞船正觀十四年始令石工累石
爲脚則是不止用獨石爲柱而衆石以爲之趾趾
闊而力厚即万安橋之所取則也矣然則橋名洛陽
其必以此之衆趾也哉

注疏箋傳

後世之名注疏者先列本文於上而著其所見於下
其曰注者言本文如水之源而其派流之所分注如下
文所言也至其曰疏者則舉注而條列之其倫理得以
疏通也若夫古之傳書者則不然矣於本文隱奧之

義則立說以發明之雖不正指本語而本語意度自
昭也爾雅之於詩孟子七篇子思中庸之於論語實
注疏也而不嘗合爲一書於是別出己名以名其著
列莊元尹之於千言亦猶是也漢興文帝時有申公
詩武帝時有孔安國尚書有淮南王離騷傳則正爲
之說以解釋本文矣而亦未名爲注也左氏之傳春
秋也附經立文其體真注疏矣然先時亦未嘗合二
爲一也至劉歆大好其書乃始各附所傳於正經之
下故班固傳之曰初左氏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
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然後轉相發明也
則凡今附注於本文之下者殆自歆始也歆之移書

亦嘗舉時論而隨折之矣曰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
不哀哉案此則知班固所書其得實矣周易十翼者
文言亦其一也今惟乾坤兩卦附著文言於下而它
卦之有文言者則聚著繫辭不附本卦也凡為此者
實王弼也此蓋古則之在而可證者也鄭康成之釋
詩也別為注文附毛公之下而自名其語曰箋崔豹古
今注曰毛公嘗為康成鄉州太守故康成不敢與之齒
躡而以箋為言箋猶牋也與牋記之牋同也此說迂
也古無帛專用簡牘簡則以竹為之牘則以木為之
康成每條自出已說別以片竹書之而列毛傳之旁故
特名鄭氏箋者明此箋之語已實言之也

程氏演蕃露卷第五



